

社会化视角下高校学生群体内的“污名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栾 滕 胡 航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53

【摘要】：高校学生需要通过大学阶段的学习和实践，提升其适应能力，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将自己培养成一个适应社会发展、具有独立能力的社会人。当部分高校学生因其与主流群体不符的特征、行为而背负“污名”时，便会对其本身的个人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通过挖掘高校学生“污名化”的过程，探究其对于青年社会化的负面影响，包括自我认知偏差、交互过程的低参与与高抵触、社会化能力的低习得与高偏差，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归因与反击、群体融入等应对措施，从而帮助“污名”学生摆脱“污名”，顺利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

【关键词】：高校学生；污名化；社会化

1 引言

大学是青年学生通往社会的桥梁，是从校园进入到社会、从一名在校学生向社会人转变的重要时期。对于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化作为社会学的概念主要是指个体在和社会进行交互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内化社会文化、社会制度、行为规范等，使个体可以适应其对应的社会角色、履行社会职责，将社会规范内化，从而由一个自然人转换为社会人。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逐渐成长为一个适应环境和角色、具有一定知识和能力、能够承担社会职责的社会人（钟玲会，2010）。大学生的社会化是指大学生通过在大学的学习和实践，提升其适应能力，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将自己培养成一个适应社会发展、具有独立能力的社会人。

污名化的概念最早由戈夫曼于1963年提出，是指个体所具有的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特殊的、有缺陷的、耻辱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这部分人群从完美的人变成了一个有“污点”的人（Goffman, 1963）。其他人通常会用这些负面的特征来看待、定义这个个人或群体，这正如一种完全消极的刻板印象，给予个体或群体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张宝山，俞国良，2007）。污名化会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被污名的一方面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导致一些疾病的产生，另一方面还会影响到个体的社会交互、人际交往，进而导致或加剧贫穷、丧失就业机会等诸多消极的后果（岳童，王晓刚，黄希庭，2012）。

以往的研究多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于导致污名化的个体特征方面，例如种族、疾病、残疾、性取向等问题是如何导致污名化的。例如公众对于一些职业类型或职业构成在实体、道德或情感方面形成的刻板印象（蒋昀洁，李璐，黄庆，2020）。其次在于主流文化群体如何消极对待被污名的群体，国内对于被污名群体的研究整体较多、从自媒体时代下的女性污名、性少数群体污名到疾病污名，着重研究了主流文化群体对于污名群体的定义及其消极的应对态度。最后则是在于如何消除主流群体对于被污名个人或群体的策略。张明、穆妍等学者则着重从污名化对个体人际互动的影响展开研究，提出了归因、替代性努力、提高群体认同、接触干预四点解决群体污名化的措施。现在国内外对于污名

化的研究逐渐丰富，开始从各个角度考察污名化的过程，但是对于高校学生群体内部的个体学生污名化现象的研究较少。污名化对青年学生社会化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也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高校个体学生污名化的调研，研究高校学生污名化对其社会化的影响，探索辅导员、班主任介入污名化策略，帮助学生扭转污名化，恢复社会化进程的相关措施。

2 高校学生“污名化”的形成原因

在大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学校、朋辈群体、社会环境等多方面都是影响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而在大学期间，与个体学生接触最多、人机交互机会最多的便是朋辈群体及各位负责老师。当个体学生因其价值体系的不成熟而做出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行为、或者其自身存在的特征与主流文化群体不符时，便很容易被身边的同学贴上负面标签。进而使得被贴负面标签的个人从“我们”这一共同体中慢慢被剥离出来，遭受到一定的区别对待和疏远。这种区别对待和疏远则会使得被贴标签的学生在群体中的地位丧失，从而引发被贴标签学生的焦虑，使其对于社交行为产生畏惧，社会交互减少。交互的减少又会减少双方的理解，拉大彼此的距离。

从而使得这种负面标签被强化，负面标签在一定范围内扩散，最终导致公众污名化的形成。

高校学生群体一直以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接班人等积极正面的形象为群体标签，从而被社会默认为“无污名化”群体。而大学作为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阶段，学校、朋辈群体、社会环境等多方面都是影响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当个体学生因其价值体系的不成熟而做出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行为即越轨行为，或者其自身存在的特征与主流文化群体不符时，便很容易被身边的同学贴上负面标签。但是一旦这种偶然性的越轨行为被贴上标签，加上学生自身没有相对成熟的处理手段，便很容易使此次越轨行为固化为该学生的污名，更有部分学生会因自身特征而背负污名化。例如卫生习惯不佳、肥胖、疾病等。这种行为进而使得被贴负面标签的个人从“我们”这一共同体中慢慢被剥离出来，遭受到一定的区别对待和疏远。这种区别对待和疏远则会使得被贴标签的学生在群体中的地位丧失，从而引发被贴标签学生的焦虑，使其对于社交行为产生畏惧，社会交互减少。交互的减少又

会减少双方的理解,拉大彼此的距离,从而使得这种负面标签被强化,负面标签在一定范围内扩散,最终导致公众污名化的形成。

大学生作为社会的重要群体,其社会化是指通过大学教育、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接受社会文化和规范,使自己逐步适应社会生活并形成独特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大学正是青年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树立的重要阶段,也是其学习社会规范,熟悉社会角色,完成社会化的重要阶段。而被污名化的学生会因其受到主流群体的排斥或者疏远。而导致个体学生本身的社会化过程变得缓慢甚至停滞。被污名的经历会影响到个体学生对于自我的认知和评价,使其变得消极与自卑,更容易产生自卑的情绪,会排斥与主流群体的融入,甚至产生敌视的行为,并且会对未来产生消极的预期,在人际交往或学习过程中会担忧再次背负污名,从而产生退缩行为,甚至对于人际交往、社会化做出敌视行为。而其自身也会伴随着高度的焦虑和社交压力,在学习方面的低学习欲望,党团与班级建设方面低融合度,心理健康方面的自我贬损,低自尊心,甚至会影响到学生的身体健康。这些都是不利于高校学生的社会化的。使其难以在大学的场域中学习专业知识、人际交互能力、合作与沟通能力等等,容易使被污名学生在将来承担相应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时产生退缩和不适,社会化程度不足,从而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难以在社会中获取相应的资源和地位,这也与高校立德树人的原则相悖。

3 “污名化”的负面影响

3.1 自我认知偏差

污名化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来自于被“污名”的个人会因其与主流群体、主流文化的不同不合而受到直接的拒绝,从而产生的自卑、焦虑等心理压力。更是会因为长期被主流群体排斥而产生消极的自我概念即自我认知偏差。自我概念来自于自我认知,也收到他人反馈,经验教训等方面的影响,当被“污名”的个人长期无法得到与其自身相符的社会评价时,他对于自我的认知会发生偏差,自己的意志被长期的负面反馈所动摇,从而产生消极的自我概念,而这种消极的自我概念又会导致被“污名”个人的不健康心理状态,会直接地表现为被“污名”个人的低自尊,当周围人群谈论一些带有歧视性的事物时,被“污名”的个人总会下意识将该事务与自己相链接,从而对自己所背负的“污名”或者与主流文化不相符的特征感到羞耻,而长期的自我认知偏差和消极的自我概念,会导致被“污名”的个人将这种不健康的社会交互方式正常化,这也是被“污名”个人为了降低在主流群体交互过程中的不适感采取的一种逃避策略,让自己习惯这种交互方式,认为自己就应该受到这种不公的待遇,从而保持心理平衡,而这种所谓“正常化”在社会交互过程中则表现为“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这种不健康的方式,从而不利于被“污名”高校学生的社会化,使其对于自身社会角色、社会制度等方面的认知产生偏差。

3.2 交互过程的低参与与高抵触

由于被“污名”的高校学生经常会因其“污名”或

“标签”而被人拒绝,从而致使其自身会产生对于被拒绝的内在期待。当高校学生有过被污名的经历,会使得他们更容易产生对于未来事物的消极预判,即在某些情境之下,这些学生总会下意识的将消极事件与自身相链接,预感自己将会是在此次事件中被污名的对象,其他人会议歧视的态度对待自己,使得其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仍然会产生被歧视的判断,从而导致其在社会交互的过程中,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尽可能的减少参与,对于参与某些被“污名”类似情况的事情表现出高抵触,对于歧视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反而使其自身的压力与焦虑增加。而在高校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参与人际互动,通过他人的交互习得社会规范,适应社会角色,总结出自己优势的行为规范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而被“污名”的经历,使得高校学生社会交互的过程中表现出低参与度与高抵触,而必要的社会交互经历则会对其个人产生严重的心理压力,使其产生焦虑、抑郁、易怒等情绪,长期的负面情绪累积使其更容易进行自我贬损,无法将其应承担的社会角色,应履行的社会职责内化,从而导致其社会化的不足,无法顺利地从高校步向社会。

3.3 社会化能力的低习得与高偏差

污名化会导致被“污名”个体在社会交互过程中的退缩行为,甚至对于社会交互表现出敌意,表现在高校学生中则是在于同学、老师交流交往过程中的躲避,不愿参与小组活动、讨厌宿舍生活等。被“污名”的经历导致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大大降低,个体无法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项事情进行判断,或者对于自己的能力有着消极的判断,从而在面对很多自己可以完成或者可以参与的事情,总是采取逃避的策略,这也使得个体社会化能力的低习得度。在高校中,这种情况则表现的更加具体,比如因身材不好而受到嘲笑的学生,在需要表现自己的活动或事情中,总是会表现出非常强的抗拒,甚至对于这类活动表现出敌意,以攻击这类事情毫无意义、费时费力等方式避免自己参与到该类活动之中,而一旦参与到这种活动之中,被“污名”的学生与其他主流文化群体的学生在交互过程中,感受到歧视或者其他不良情绪,会进一步加重其对于“污名”的认知,并认为“污名”是无法避免且难以改变的,这也使得被“污名”的个人会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敏感和过高的心理压力,让其与主流群体的交互过程变得更加不舒服,从而在下一次的社会交互过程中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抵触与逃避,这也使得污名化更加根深蒂固,被“污名”的个人陷入这种负面循环。这也导致了被“污名”个人的消极预期,并且在社会交互过程中更容易察觉到拒绝与歧视,进而以逃避或者敌视的方式进行反馈这也导致了其社会化能力的低习得度,高校学生如果长期承受“污名”的影响,难以顺利完成其社会化进程,更有甚者,其会将这种不公平的对待,认作是普遍的、应得的,从而不采取措施主动追求主流群体的接纳,导致其对于社会认知的高度偏差。

4 高校学生“污名化”的应对策略

4.1 个人应对策略及心态调整

(1) 合理的归因及反击

在高校学生初次遭遇歧视、被“污名”、被“贴标签”等行为时，应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充分的分析，是由于自己某些行为的越轨或者是自身特征与主流社会群体不同，亦或者是单纯的来自于主流群体的歧视。面对不同的原因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是在于自身行为越轨，应及时反思自身，并对于行为本身进行澄清，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应对越轨行为而带来的不良名声，从而减少“污名”在主流群体的传播以及影响。而如果是因自身特征等先天性因素所导致的“污名”，而此种歧视是由于与主流群体所不同的，可以采取归因策略，将负面影响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他人不理解不接受所带来的歧视，而非自身特征，从而较少负面影响，保护自尊，保持心理平衡。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对于心理健康的保护，对于这种类型的“污名”，作为被“污名”的个人或群体，更应该做到据理力争，不屈服与公然的社会歧视，直视隐形的歧视行为，通过与未处于“污名”的主流群体比较竞争，从而消除“污名”带来的负面影响。

(2) 群体融入

此处的群体分为两种，一种为与“污名”个体有着相似经历或者相似特征的群体，被“污名”的个体可以寻求该类群体的帮助，通过群体内部的情报提供，情感分享等方式获取该群体的支持，从而提升群体归属感，以群体的形式应对“污名”，提升自我效能感，从而推动社会化的进程。另一种则是其他主流群体，采取融入的策略可以让群体内部的人更好的了解“污名”的特征及不良影响，从而获取到主流群体的认同，在群体内部的交流与互动也可以增加被“污名”个体的社会交互度，

参考文献：

- [1] 金盛华. 自我概念及其发展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 1, 30-37.
 - [2] 钟玲会. 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社会化中的作用研究 [J].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 [3] 岳童, 王晓刚, 黄希庭. 心理疾病自我污名: 心里康复的一个高危因子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2, 20(9), 144-1456.
 - [4] 张宝山, 俞国良. 污名现象及其心理效应 [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6), 993-1001.
 - [5] 张明, 穆妍, 章玉琪, 孔亚卓. 污名化对被污名个体人际互通的影响 [J]. 心理科学进展, 2020, 28(9), 1564-1574.
 - [6] 蒋昀洁, 李璐, 黄庆, 蒋春燕. 阳光下的阴影: 职业污名的研究视角、成因及应对 [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0, 37(9), 24-37.
 - [7] 赵鹤宾, 夏勉, 曹奔, 江荣光. 接触干预在减少精神障碍公众污名中的应用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9, 27(5), 843-857.
 - [8] 唐魁玉, 徐华. 污名化理论视野下的人类日常生活 [J]. 黑龙江社会学科, 2007, 5, 67-69
 - [9]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10] Anastasopoulos & Desmarais. (2016). By name or by deed? Identifying the source of the feminist stigma.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2, 732.
- 作者简介: 栾滕(1996年1月一), 男, 汉族, 黑龙江省庆安县, 助教(专业技术十二级), 硕士研究生, 齐鲁工业大学, 研究方向: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使其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社会规范。

4.2 基于辅导员视角的应对策略

高校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力军, 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帮助学生顺利完成社会化的过程义不容辞。在应对高校学生“污名化”的问题上, 首先应该做到观察每一个学生、关照每一个学生, 通过学生干部、党员等学生骨干, 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 发现“污名化”事件及时介入, 避免事情的进一步恶化。其次, 在处理“污名化”事件时应当充分了解事情原由, 具体分析“污名”发生的原因。如果是因为个体学生的越轨行为导致的“污名”, 应做好越轨行为学生的思想工作, 让其认识到越轨行为的不良后果, 带领其在平和的氛围下与其他事件参与者和谈, 促进事件的和平解决, 并且做好其他人的工作, 避免事件影响的进一步传播从而对个体学生造成不良影响。而对于因个体学生自身特征与主流群体不符导致的歧视例如不同地域、不同身材等, 应充分保护好被“歧视”学生, 引导其他学生换位思考, 学会同理与共情, 如果无法消除隐形“歧视”, 应采取调宿等方式, 避免被“污名”学生与其他学生的过度直接接触。

在事件处理的同时, 辅导员应考察学生的社会支持体系是否完善, 是否存在缺失。社会支持体系是一个学生顺利成长的关键所在, 也是保证其社会化顺利进行的依据, 辅导员可以通过与被“污名化”学生家长、任课教师、朋辈群体的沟通交流, 制定具体措施, 保证学生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 从而安心无虑的进行大学的学习生活, 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 从高校步入社会。